

林语堂跨文化书写中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平衡

——以“艺术家生活”为例

阎光梅

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

【摘要】：本文以林语堂《吾国与吾民》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）第八章“艺术家生活”（“The Artistic Life”）为研究对象，探讨其跨文化书写中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平衡机制。研究表明，林语堂通过比喻、拟人、对比等积极修辞，将中国艺术的“气韵”“天人合一”等抽象概念转化为自然意象与情感叙事，激发西方读者的感性共鸣；同时借助术语精准化、句式简洁化、逻辑结构化等消极修辞，构建系统性阐释框架，确保文化内核的清晰传达。二者的协同既凸显了中式美学的独特性，又消解了文化隔阂，实现了“诗性传达”与“理性阐释”的融合。论文进一步提出，林语堂的修辞策略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经典范本：在全球化语境中，文化输出需以受众认知为基点，通过修辞创新将差异转化为对话资源。这一发现对讲好中国故事、推动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：跨文化书写；中国艺术；积极修辞；消极修辞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5.019

引言

林语堂（1895–1976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兼具中西文化视野的作家、翻译家与学者，其英文著作《吾国与吾民》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）跨文化视角解析中国文明的哲学、艺术与生活方式，旨在消解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，构建理解与对话的桥梁。第八章“艺术家生活”（“The Artistic Life”）聚焦中国艺术，从书法、绘画、建筑三大领域揭示“天人合一”的美学传统，强调中国艺术以自然为师、以和谐为旨归的独特性。本章通过大量艺术实例与哲学思辨，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，借助比喻、拟人、对比等积极修辞手法，将抽象的中式美学转化为西方读者可感知的意象；同时通过术语精准化、句式简洁化、逻辑结构化等消极修辞手段，确保跨文化阐释的清晰性与系统性。本文以该章为核心文本，分析林语堂如何通过修辞策略的平衡，既保留中国艺术的“不可言传之境”，又实现其精神内核的有效传播，为当代跨文化书写提供方法论启示。

1 积极修辞手法的运用

1.1 比喻：艺术意象转译与跨文化共鸣

比喻作为跨文化转译工具，能将陌生概念锚定在读者熟悉的经验中。林语堂在“艺术家生活”（“The Artistic Life”）中，运用“枯藤”“松枝”“警句余韵”等意象，把中国书画的抽象美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与情感体验，既承载“道法自然”

等中式美学内核，又以普适意象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艺术。他以枯藤的自然弹性喻书法线条的随性，以松枝的逆势张力喻笔墨结构的生命力，将抽象气韵转化为直观自然意象，消解形式与内容的割裂。以“警句余韵”喻绘画“意存笔先”，借助西方文学体验，转译中国艺术的留白与含蓄精神，打通东西方审美共通性。用“疮疤”比喻不协调的人工建筑，直观呈现中国艺术“天人合一”的和谐追求，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生硬移植。又将中国艺术象征与基督教十字架等符号类比，阐明以简驭繁、以意象承载精神的审美特质。这些比喻构成文化转译的“视觉词典”，在中西文化差异间搭建理解桥梁，让不可言传的东方美学被西方读者真切感知与认同。

1.2 拟人：情感叙事与艺术哲学诠释

拟人化修辞赋予事物情感与意志，是跨文化传递价值观的有效手段。林语堂在阐释中国艺术时，常将自然与建筑人格化，把“天人合一”哲学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形象，让西方读者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东方美学精神。他将自然拟作艺术家的“对话者”，写云雾“缠绕”峰岩、环绕树林，强调创作应是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与精神共鸣，而非单向模仿。这种拟人打破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维，使“以心观物”的创作理念变得直观易懂。同时他把中式屋顶比作“谦逊作揖者”，用“依偎”“轻触”等动作，凸显建筑谦和融于自然的特质，与西方哥特式建筑向上张扬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。拟人化手法将抽象哲学转化为情感叙事，既降低了跨文化理解难度，又精准传递出中国艺术敬

畏自然、追求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。

1.3 对比：艺术差异凸显与互鉴语境

对比不只是呈现差异，更是构建互鉴对话的重要方式。林语堂通过中西艺术、建筑、审美意象的对比，揭示文化差异的深层逻辑，避免优劣评判，突出多元互补，为西方读者搭建理解中国艺术的“差异之镜”。他从中西哲学特质切入，指出中国艺术重内敛和谐，西方艺术重外在进取，以此解释中国书法“静中寓动”与西方人体艺术崇尚直白表现力的不同根源，为读者提供清晰认知框架。在审美意象上，他将中国“鸬鹚喻春”与西方“裸体少女绘春”对比，凸显中国艺术“以物喻情、含蓄内敛”的传统，区别于西方偏重感官与人体美的表达，让读者理解“物我合一”的东方审美逻辑。在建筑精神上，他以西方哥特式教堂“升指天空”、追求神性崇高，对比中国建筑“覆抱大地”、崇尚自然共生，揭示中西建筑在形态与精神上的本质差异：西方偏向超越与征服，中国注重现世与和谐。这些对比不强化对立，而是在差异中建立理解，引导读者跳出文化中心主义，看见中西艺术各有其源、各美其美，为跨文化美学交流提供了包容且理性的书写范式。

2 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

2.1 术语精准化：艺术概念的系统转译

术语的精准化是跨文化阐释的基石。面对“形”“理”“意”等富含文化特异性的概念，林语堂采用音译加释义的双重策略，既保留术语的原生性，又通过英文注解构建逻辑化的认知路径。例如，“意”被译为“fugitiveness”（瞬时性），并关联“浪漫主义”与“隐士精神”，以多维度释义破解单一译词的局限。本节将分析术语转译如何平衡文化保真与认知适配，使抽象美学转化为可分析的学术话语。

林语堂将中国绘画的核心术语“形”“理”“意”精准译为“physical forms”（物质的外貌）、“inner law or spirit”（物象内含的条理或精神）、“artist's own conception”（作家自身的概念），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阐释框架。通过音译（hsing, li, yi）保留术语的文化特异性，再补充英文释义，既避免因直译导致的语义流失（如“理”不可简单等同“law”），又为西方读者提供了逻辑化的认知路径。例如，“理”被释为“物象内含的条理或精神”，暗示中国艺术并非随意写意，而是遵循自然与人文的深层规律。这种译法将中国艺术批评的抽象思维转化为可分析的学术概念，为跨文化研究奠定基础。

林语堂将“意”译为“fugitiveness”（瞬时性），并关联“浪漫主义”与“隐士精神”，以多维度释义破解单一译词的局限。“fugitiveness”强调“意”的灵动与不可捕捉，呼应中国艺术对“瞬间灵感”的推崇；“浪漫主义”指向李白诗歌的

潇洒不羁，“隐士精神”则暗示文人超脱世俗的价值取向。此译法通过西方熟悉的文学概念（浪漫主义）与文化符号（隐士），将“意”的复杂内涵分解为可联想的意象群。例如，西方读者可从济慈“瞬息的永恒”或梭罗的“瓦尔登湖”中找到对应体验，从而理解“意”既是创作冲动，亦是精神归宿。

2.2 句式简洁化：语言的可读性适配

句式简洁化是降低跨文化认知负荷的关键，林语堂常用短句直击核心，契合英文主谓优先结构，又暗含道家“大道至简”智慧，以最少语言实现文化价值最大化传递。他以简洁并列句“Nature is always beautiful, but human architecture usually is not.”，通过对比制造张力，用直白语言点明自然与人工建筑的美学对立，摒弃冗长阐释，贴合西方读者常识认知，让其快速捕捉中国艺术“师法自然”的核心与对现代建筑脱离自然的反思。他还以单一复合句定义优美建筑标准，通过“loses itself—becomes one—belongs to”的动词递进链条，将“天人合一”抽象哲学转化为具象建筑实践，呈现建筑消隐、融合、归属自然的美学理想。这种简洁句式适配英文语法，让西方读者无需深究道家术语，就能从动作逻辑中感知“大巧若拙”的智慧，同时以“natural landscape”这一普世意象触发共鸣，用西方语言重构东方哲思，实现文化价值的高效跨文化传递。

2.3 逻辑结构化：艺术认知的渐进引导

逻辑结构化是引导读者深入文化内核的导航系统。林语堂通过连接词（如“首先、其次、最终”）与过渡句（如“书法是美学的基础”），将散落的文化现象串联为递进阐释的链条。这种策略不仅避免信息碎片化，更将中式美学的玄妙意境转化为西方读者可逐步理解的理性框架。本节将分析逻辑结构如何成为跨文化书写的“认知脚手架”，在复杂性与清晰性间取得平衡。

在论述“中国画家隐逸山林”时，连接词“First of all, Secondly, 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 reason”构建了从具体到抽象的递进逻辑：“First of all”强调艺术家对自然形态如树林阴影色彩变换、云雾缠绕的观察吸收，是创作的物质基础；“Secondly”转向宏观审美，通过山顶视角的“壮丽”捕捉，实现物理高度与精神视野的同步提升；“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 reason”则升华到“道德升华”，将自然体验转化为心灵净化，使逃离行为成为“观察——审美——精神”的递进过程，最终指向中国艺术“和谐自然”的核心，连接词的递进关系清晰呈现了从技艺准备到精神修炼的逻辑层次。

3 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平衡

3.1 用词生动与精准的平衡

用词的生动性与精准性是跨文化阐释的双翼。林语堂在描

述中国艺术家时，既以“与自然和平共处”等意象化表达传递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，又以“不受黄金的诱惑”等精准措辞界定其价值观。这种平衡既避免模糊化导致的误读，又防止过度理性化削弱文化感染力。本节将分析林语堂如何通过词汇选择，在文学性与学术性间找到黄金分割点。

林语堂用“at peace with nature”（与自然和平共处）这一表达生动地描绘出艺术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状态。同时，他用“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society”（不受社会的桎梏）和“free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gold”（不受黄金的引诱）精准地概括了中国艺术家的精神追求，既形象又准确地传达了中国艺术家超脱世俗、专注于自然的特质。这样的用词既避免了模糊不清，又不过度修饰，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，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艺术家的生活态度和艺术理念。

3.2 句式丰富与简洁的平衡

句式的丰富与简洁的交替，是文本节奏与认知负荷的调节器。林语堂通过长句的细节铺陈（如酒馆场景）与短句的结论聚焦（如“意境即一切”），模拟中国艺术的“虚实相生”。这种策略既满足西方读者对逻辑连贯的需求，又以留白激发想象空间。本节将探讨句式平衡如何成为跨文化书写的“呼吸韵律”，在信息传递与审美体验间达成和谐。

林语堂以长达五行的复杂句式构造场景：竹林掩映的酒幌、闲谈的人与皇后轶事、凝固的午后时光——细节的堆砌并

非炫技，而是为了诠释“意境高于写实”的中式美学。长句的丰富性（如定语从句、条件状语从句）模拟中国绘画的“深远”构图，引导读者在文字中游观；而结尾的短句“The evocation of the mood is everything”如画中题跋，点明核心命题。这种“繁简对照”的句式策略，恰似中国画中的“密不透风”与“疏可走马”：以细节激发想象，以留白聚焦思想。西方读者即便不解“意境”的哲学内涵，亦能通过场景的生动性与结论的简洁性，领悟艺术需“超以象外”的本质。

4 结语

林语堂在“艺术家生活”（“The Artistic Life”）中通过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动态平衡，成功破解了跨文化书写的双重困境。比喻、拟人、对比以诗性表达传递中国艺术的“不可言传之境”，术语精准化与逻辑结构化则以理性阐释确保文化内核的清晰性。这种策略既避免了东方主义的奇观化，又超越了简单的文化比较，真正实现了“中西对话”而非“中西对抗”。研究表明，跨文化传播需以受众认知为基点，融合情感共鸣与逻辑严谨——林语堂的实践为此提供了经典范本。在全球化语境下，这一平衡智慧对讲好中国故事、推动文明互鉴具有重要启示：文化的“不可译性”并非壁垒，而是可通过修辞创新转化为对话的支点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林语堂修辞策略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，或结合当代传播技术，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译的新路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Lin, Yutang.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[M]. London: William Heinemann Ltd., 1936.
- [2] 陈汝东. 修辞学教程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
- [3] 冯智强, 庞秀成. 宇宙文章中中西合璧, 英文著译浑然天成——林语堂“创译一体”的文章学解读[J]. 上海翻译, 2019, (01): 11-17+94.
- [4] 黄嘉德译. 吾国与吾民[M]. 林语堂著.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